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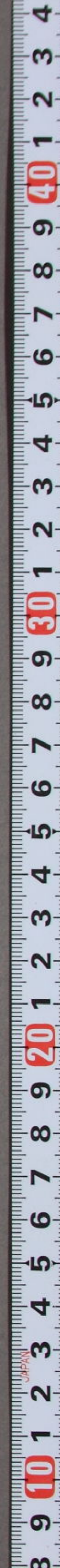
息菴集
三

書 雜著 序 記 跋 銘 贊 箋 文

冊 文 祝 文 祭 文 行 狀 附 錄

三

16
2355
3



2855
卷3-3



息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慰諭成川府民書

壬辰十月 王世子駐成川為久雷計忽報北賊將

踰老里峙上下驚惶急向寧邊慮民情騷動以此教諭之

王世子若曰予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予志爾等其明聽嗚呼自予來于茲爾等多扞我于艱若汝子嘉予豈欲棄汝而之他亦豈敢舍危而就安哉敢此遷居西者予惟大邦元帥禮宜寅賓於道左討賊大舉義當親督于軍後亦惟茲邑物力綿薄久淹則瘼此下民壤地窮僻偏安則靡宏茲

賁百子所思不如所之今茲之動視民利用遷非
予有咎勢不獲已爾等毋或震騰眞啟攸居寇至
則偕作而備禦無事則樂業而安居將見人人百
夫之防世世太平之氓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禮曹答對馬島主平調信書

辛卯

謹承信札憑審動履清裕不勝欣慰所獻禮物謹啓
收了將土宜正布若干匹付回使惟領留如何足下
不替衷悃越海致書兼獻方物足領信義且感足下
向國純誠所示左右之說固善形容矣然事大主誠
敬交鄰主信義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苟能各盡其道

保無偏廢則幸孰大焉不幸將有不能兩全之勢則
天尊地卑之分自有所截然不可犯者寧不忠告善
道於友邦共享畏天時保之利乎就詳來書辭不炯
白指意所在殆不可易曉足下舊受國恩世濟忠貞
惟休與戚一體相同苟有見得曷不直示歸宿使我
朝廷備悉曲折有所依違邪意者足下亦心有所未
安故語有所未達邪竊爲左右不能無惑盍更商量
抑有一說不得不爲足下言之欽惟 大明一統天
下率土之濱莫非臣民弊邦與日本同是比肩北面
者堂陛懸絕豈兩手比惟當以侯度相勉永久無替

而何故日本獨以化外自處欲與大邦為讎至欲假手他人乎論以逆順則以小犯大終是逆天斷以成敗則航海稱兵百敗之道禍福之幾不占而知足下於日本有唇齒之勢何不亟告用宣使之轉禍為福永保無疆邪今憑使節言旋敢竭鄙悰惟冀體諒謹拜復不宣

誠示子孫書

夫人家子孫之品大槩有三最上曰於家則孝於父母順於祖專心古書朝讀經傳書或讀古文或持守習製夕習法書夜誦朝讀其身毋作躁倏童心毋狎狂妄愚狠期作善人君子

當墓世所稱善人名止於國則廣交英俊論文講學者言語揖讓衣冠動

毋馳雜歧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以榮門戶修身則孔顏曾思事

業則阜夔伊呂其次曰存親敬長信於朋友畏法敬身謹守

家廟盡誠祭祀不爭訟於人不變更先業毋得罪於

鄉里宗族勤教其子撫禦奴僕寬猛相濟最下曰專

務嗜好不顧父母之養好勇好利陷於刑戮招人譏

議辱及父母或馳騁酒色虧體傷身嗚呼於此三等

汝等必知所擇老祖雖老責人則明毋曰昔之人罔

聞知則幸矣

與紹修書院院長奮義都監書 戊戌

伏問僉起居近來若何輒有所未達不得不忠告於
左右夫書院非獨一邑之所私凡有志藏修許八方
皆集是乃通國之公共講堂儒齋之外又有景濂亭
敬石等清區美號春服浴風之餘其涵養氣象造詣
高明夫豈尋常地哉竊聞近日奮義都監設於院中
視之如倉庫積稻梁於齋房雜鹿豸於經帙亂升斗
於庭宇鬧牛馬於門牆糠粃揚眯於廟廡咎令喧徹
於神御甚至浪費儒廩貽勞下人有非一端章甫聞
而蹙頰父老見而傷心云吁此紹修吾東方書院之
權輿厥初先正初制規模條令森嚴無一點塵累或

撓於絃誦其本意豈偶然哉不幸至於斯則凡我縫
掖盍相告於輩流祛舊圖新永勿負先正崇儒衛道
之誠乎若環視而不救則孰謂吾鄉爲文獻之邦乎
伏惟奮義諸都廳莫非斯文儒雅於向所云云者豈
不先獲而曾所以爲此者必以爲此事亦吾儒分內
事抑心專於彼有不遑恤於此此意亦一時之所不
免第今時勢稍異於劇賊方張之日及是時修舉廢
墜淨掃堂室迎獎髦士負笈朋來使濟濟洋洋之盛
復見於干戈之後千萬幸甚若夫奮義錢糧事係討
賊固不可闕則如本君及殷豐順興等許多君敷何

所不可伏望僉議進退如何如何

與書院院長全寅

龜山霽月敬石光風想惟諸君徜徉諷詠之際沂上之樂舞雩之興應有所油然而浩然不自勝者矣且中鄙懷有妄見不得不就質於左右書院儒者藏修之地而山長必以為士子矜式者為之地嚴而望尊切不可先自侮而納人之侮先自輕而受人之輕身為院長往參於無遮之會緇徒嗤笑延引無賴捐坐於講堂之首有識羞恥聞來不勝寒心而恬不為怪非徒不相責又從而為之辭曰何傷乎吁此何等士風

何等士論也將恐講堂終為雜客避暑之所道場漸移於白雲之口而無一人呵禁也老生僭陳所抱惶恐只此

與書院諸生丁未

松石雪皓溪亭月皎想惟青燈黃卷僉所樂何事委叩雲扃聽瑩講道計也而終南入戀行色恩遽莫遂宿願浩歎就將乾柿一貼冀僉沈潤玉泉夜讀喉燥幸共一沃謹不宣

因甥謹悉院意院中事自院議處不患孤陋如生淺見何敢容贅前賢之考在所追尊而墓碣之事輕易

處之未知何如若童蒙齋一事當初只為蒙穉志學無所觀善者設而公糧恐未繼故贏糧來學不許公糧蓋出於不得已而亦欲使之奮發而興起者乎若夫接員多少之數則戶外之獲常患不多豈可拘定其數乎只在操大烹之權者善於職保無不承權輿之歎第未知院規中接儒多少果有員額與否可在僉考前規參以今勢從長恰好處置幸甚

答書院 庚戌

春雨新晴光風送涼幽人意味悠然沂上之趣此時欣得敬石上許多字始開而諸賢絃誦之聲洋洋如

入目讀而濂亭之爽氣覺入牙頰簡中清警猶使人興起若以此身得近於門牆則其益又將如何一策蹇驢當趁巖花在板時節爾兩款謹悉之矣加冠之蚤晚有不足論而負笈而來所貴其志之篤學迎入別齋斐然成章則不難為成德之士何拘之有三大字會間閔丈受善筆畱院恨其懸楮之不早日并惟下諒

與文學柳子敬恒 乙巳

謹問行况何如喜聞先聲而病軀窮僻徒增引領而已竊聞自春坊有精忠錄上送之令甚盛意也孰

不感激拜送第緣院藏只一件一出院門無復有可
觀之時儒輩竊欲傳寫留院以備考閱今方招集繕
寫諸輩環坐寫出畢役當不出旬望之外咸願先生
勉為諸儒假以若干退限而無路自達於青雲之下
今朝聯袂懇於生請轉白於左右生始拒之中哀之
終乃憫然曰諸儒之意出於誠至此文學先生豈靳
旬望之寬限乎茲敢并儒書仰稟以俟進退伏念此
冊非浪吟看過者比偏荒士子觀感深係豈少補哉
伏惟尊盛諒

與金希玉功

在比安憑郵報審華旆度嶺因慮冒秋炎行李如何
弟初欲待兄來必徑造高門穩做村堂之夜話情固
切事亦便第緣馳驟濕瘡滿身髀肉尤甚橫載於馬
尺寸而進惶恤其他且將省掃慈瑩復命亦不可
後以此行色怱怱恐未遂卑情從今睽阻直至秋
晚寧不悵惘三司辭退事未知畢竟如何歸宿邪示
破

答郭靜甫

嶠

不見幾月戀懷山積水深不圖今日坐賭金玉音也
烟霞境絕塵囂地卑悵望奈何秋深病蘇準擬款段

一叩雲扃是計

答郭靜甫

風儀遠阻戀如三秋雲濕一牋字字皆情碧桃之子
三千年熟而今投我偷來得非學東方朔故事邪啖
之便覺兩腋生風近趁紅葉未全衰一訪桃源主人
姑惟照遲

答郭靜甫

謹問起居若何戀思不堪遙想冰雪層溪瓊瑤古壑
羣居討論清意可掬健羨健羨生奔走汨沒新得已
無望并與些少舊得而亡之可歎可歎工部文送去

伏惟僉領

答院長郭靜甫

阻對積是陸翰破鬱深慰院中事承示細悉不惟院
長之憂而凡士子何莫非憂中之人米穀之見縮初
係年運之失稔人心之不忠而今年負笈之徒聞院
長之善養朋來盍簪孰能禦之與食之者寡而米積
於無用寧若米之日減而見戶履日滿聞濟濟洋洋
乎處之道只盡在我之誠盡誠之外雖或有不得
如意亦多士之所共諒豈可以此而求退邪若其未
充之數秋穫已迫不無容力之地公姑強畱規畫周

旋盡心善圖庶見苟完以不孤士類之望不勝幸甚

答白雲院長

比聞盍簪愈盛絃誦不絕良賀良賀戶外屨滿此幸
爲大何可以元數之見縮爲慮況善爲謀畫必不減
數此只在洞主手段處置中矣豈能於前而不能於
後邪蜜果不用於籩豆而弊習因循浪費至此深以
爲怪不知僉意何如請客一依竹溪誌幸甚

答書院

承帖示勸勉安斯文伯恭氏速就院意甚懇篤仰服
諸君子尚賢擇師友夙超常情萬萬吾道幸甚幸甚

卽欲修復不暇開紙筆亟趨安斯文宛轉敬請久而
後蒙諾約於翌朝往白雲紫氣行冉冉矣以下缺

雜著

息庵名義

息者止也長也天下之事旣消則長旣行則止固未
有消盡而不復長常長而不還消亦未有止久而終
不達行久而終不塞此理也勢也噫吾之行於世不
爲不久而蔑絲毫之效吾可以止矣消而縮雖至於
此極而亦莫非命也天也莫之爲而然吾末如之何
也故吾常謂寧消不可恆欲其長寧止不欲恆久於

行蓋不止則其行至於亢極而終悔不消則其長過於常分而必折息之一字含蓄此意安君子之所必慎而吾之名吾廢豈無以乎雖然於剝之窮上有碩果不食之象消而長也良之時義有時止時行之義止而行也嗚呼吾之窮也既極吾之行也儻有其時否但當固窮而俟時

書杜律後

昔在戊子夏作銀臺代言偶於公餘披閱工部詩集時錄冊子以便袖中之藏壬辰西扈舍黃間獨持此冊中路亦不能保持投諸路上巖穴及寇退覓之只

黃衣腐破卷中則依舊不勝喜幸乃改續珍愛期以編絕而看之無數嗚呼物之與人有緣者雖在顛沛拋擲中而不相失風磨雨洗之餘復與舊主遇為其主者不亦感乎既感則宜誌之乙未初秋書

序

古五老契會圖序

吾姓族黃公載好古而篤於親一日袖一軸畫其容若有蹙曰噫此乃吾高祖上舍諱直卿公與同鄉同德修契事也有友四人焉年皆七十餘其姓諱齒序詳圖下觀其麗日和風勝筵高張彈者吹者鼓者楚

腰之舞吳歛之唱呈技於筵之左右又有羣子弟拱而立於前其中五耆老蒼顏鶴髮頽然列坐醉酒飽德之容藹然於丹青之表古之人高年會恐不若是之盛也事在數百年之前而人貌物象森然若昨日事恍以身得秉燭於童子之隅吁亦幸矣嗚呼上舍公於吾亦從高祖承遺風慕德音久矣豈料於墓寫中親見之哉宜後生奉展興感膝不期屈而自屈目不期泫而自泫也黃公屬我以文吾非他人且記其事而已雖欲以不才辭得乎再拜而敬言曰有天地來人不知其幾人事不知其幾事而如行雲飛鳥之

過空中無跡可尋況世之公侯卿相生享一時之富貴而死骨未朽浮榮已澌如千駟之景公無稱於死之日者皆是孰有如一幅五老之圖能傳之子傳之孫又傳之曾玄孫至今爲美談於鄉社間哉吾然後知人之種德也厚則垂後也遠垂後也遠則一時偶然之陳跡亦能世守而不泯也如此圖矣今之爲上舍後者其勉之哉

記

玉泉精舍記 甲寅

浮屠雪玉山水徒也其兄信俊亦沙門好事者予有

方外交若干而必以二緇爲知己予今棄於世非山林則無所歸白蓮香山常往來于懷一日謀諸玉曰汝是千山萬水身足遍名區遊賞富矣若有如匡廬一面地毋勞導我玉長嘯良久曰不必求諸遠此山自有一區淨地卽古山城舊墟吾兄信後嘗登望規畫於此不幸遭亂而止臨滅屬於吾曰吾逝後黃先生必有問汝舍此無以對予感死者之言嘉生者之意相向而泣謂玉曰盍往觀乎乃理屐整蓑從玉而步草遮藤暗無徑可尋穿雲冒樾忽然開豁果得所謂舊墟者卻立而視之若虎踞龍蹲就而四顧若兩

臂之衛心腹遠望則千山拱向近觀則萬景叢萃山
幽之所轉地氣之所蓄草木天條泉水清泌真隱者
之所盤旋殆天慳地秘有待於今日乎適有一比丘
從何山來自許以幹事蓋玉勸之也募衆以善言樂
而自來於是攘榷剔柘依巖架屋不斲其椽不瓦而
茅二間中分一爲僧方丈一爲居士房許予居之白
雲爲戶蒼巖作屏不數日成落之日鄰寺僧皆來會
爲玉頡頏也玉離席再拜請名於予予諭于衆曰古
人名堂宇多以其所有或所見如萬石冷泉者非一
二茲地也精神所鍾在此一窺泉其涓涓始出也其

鳴也如玉止而淵渟也其色也如玉激而觸石也如
撞玉玦瀉而爲瀑也如碎萬玉精舍之名外此何取
遂揭楣間四字曰玉泉精舍雪玉仍舊號爲玉合主
予自號曰玉泉居士

跋

退溪先生鄉約條跋

吾鄉君子鄉也風俗嘗美矣人亡教弛清濁儉薄仍
之以國亂兵興禮義之治有不暇及同流合污識者
之傷心久矣黃公曄好古人也爲鄉座者慨然於此
一日袖一紙書來示予曰昔退溪先生爲其鄉立此

約條其於化民成俗真指南也留鄉所掌鄉憲今欲
以此約移立於吾鄉而如吾歆後素無風力雖三令
五申盛氣長嗟柰洪鍾寸筵何試欲以先生約條及
序文錄之梓揭壁上以表準於一鄉或者可乎余感
其言受而讀之再三言曰昔先正龍巖相公有志未
就吾先生成之者也冠以序條列于下綱舉目張指
約包廣槩以孝悌忠信爲根本而天理之節文人事
之懿則五倫六行皆備焉善推而行之則豈止於一
鄉井之治哉吾子新執鄉綱不以趨走邑令爲先首
舉先生良法美意欲體而行之試之一封之內昔我

先生曾父母於此邦此邦之人沐浴於其化中者多
今使之受其約條則澤留而誠服目熟而心悅一動
其機感激於衷一叩其端應捷於響况以身承聲歎
於函丈之下孰不相率而入於約條之中哉道邇而
事易子必勉之黃公曰固吾志也但如吾賤末敢以
先生化一鄉者遠欲移之吾鄉夫地異則事新事新
則人駭人誰信之願得鄉先生一言之跋予固辭以
不敢黃公再強之予重其意不敢違荏苒間黃公去
任今座首代之其意則同予錄之以示今座首使之
語前座首今座首曰黃主簿彥柱朝紳也屈於鄉樂

於爲善好成人之美萬曆庚戌仲夏昌原黃暹謹跋

昌原黃氏族譜跋

此譜譜黃氏之族也黃昌原姓其最先無徵焉而迹
其後昌知種德之深矣毓厚積深始發於大相公蔓
蔓延延衣冠紳笏不絕其世是豈卒然崛起者比浸
宏而貴卿大夫相望於內外垂數百餘年何其麗之
繁而顯著多邪深源之流厚根之枝已驗天必於前
而以今所見高曾孫之列德行文藝其伏也無盡亦
安知繼此而興起者不袞袞於將來乎黃氏之福蓋
未艾也黃氏舊無譜近世得一冊子於玄祖奉禮公

壞壁中頗詳於本源直宗而略於旁枝遠派意者或未遑乎吾姓弟擘甫孝睦人也慨然於雲仍之不知所本總功之不識其名遂自任以寸析條分上何遠而或遺下何微而不錄吾間公方彙纂也或接客或訪人必以紙筆隨之必問連派與否有間輒誌十餘年乃竣其立心之篤用意之苦誠可尚已我祖先其不曰吾有後乎吾宗族孰不曰吾門有人乎一日持以示我曰譜則粗完矣古人於凡記事與題名卷不序則跋重其事而備顛末也況此譜也曷爲而作詳吾之所自出其可無一言係之乎予曰吾拙文子所

知也而譜中吾祖先父兄諱在雖欲辭得乎萬曆丁未初夏後孫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暹再拜稽首謹跋

銘贊

素屏銘并序

夫屏何爲而作屏者障也障風寒者屏也如斯而已制作之華儉何與於屏亦何與於人哉世之飾此器者多尚之以金綃丹碧以眩曜人目屏之文於是勝而屏之實豈在是邪人見質者不曰屏文然後乃謂

屏亦獨何哉嗚呼穴居巢木足以容身而必華榱廣廈白罇陶簋足以飲食而必玉杯象箸文勝之弊夫豈獨一屏然哉余本病而窶者患頭風作苦作二貼素屏障之枕邊或者見而笑曰野哉子之屏也余言序以解之繼之銘以自警銘曰

人之宴息情勝理枯無師無友妾婦左右惟意是肆孰之畏忌偃臥欠伸何能檢身余質昏弱功愧澡澣恐於幽獨易流於佚我作我屏於面書銘置身之旁在日之常于以處處敬以作所夙興夜寐齊整罔怠

不愧于心況愧于衾衾既無忸於屏何負雞鳴端坐舜之徒也屏以作規實我之師噫作聖之域始諸几席間居自欺一簣功虧相古先知蚤夜孜孜猶恐或忽箴以自勗況在顛蒙宜百其功惺惺承祭對越上帝天高地博泰然無忤

松木硯匣銘

鑿焉器木乎質虛其中足容物迎陶泓入此室安汝止止勿遷須臾離毀求全

文氏三烈婦閭贊

宣教郎內醫院習讀文經濟妻南陽洪氏

贈嘉善大夫戶曹參判文應周妻貞夫
人咸陽呂氏洪氏之婦也處士文命周女處子
文氏洪氏之孫女也壬辰兵燹閣門被禍臨江胥
溺贊曰
臨亂而視死如歸丈夫亦難而一家三婦女爭墜競
死節義貞烈聯芳并美求諸古昔未有多得

箋文

安東府使時正朝賀箋丁酉

配天其澤咸仰善長之元行夏之時聿賀春王之正
慶關新德歡溢體仁恭惟運丁投艱時啓傾否不隕

厥問烈光彌著於侵戎無疆惟休基命益底於宥密
屬茲三陽之會膺此萬福之臻伏念猥以庸資端遇
聖代南維跡滯縱阻龍虎之班北拱誠深遙伸燕
雀之賀

冊文

德嬪 贈諡恭懷冊懷順世子嬪尹氏壬辰四月

王若曰天釐女士既配元良國有典常庸錫美諡宣
出公議豈是私恩咨爾嬪尹氏東禁定祥巨室有
子禮義卒度咸稱肅雝之儀居養雖移益著謙順
之德貢誠存於 兩殿推仁慈於一宮慘少海之

遽傾托 長信而求慕祝代某於大漸身執爨於
平時奇覺存臻顧哲行而何報慈闈永閉享豐供
而益傷哭卅年之未亡醫二豎之萬效懿質縱閉
於泉夜徹音尚昭於日星載揚遺芬式示後裔今
遣某官某授竹冊贈諡曰恭懷於戲如在髣髴不
昧貞明寶冊焯煌共竹帛而垂耀嘉範敷貴彌億
萬其增光

祝文 祭文

大駕還京城祭名山大川文

德津

浩浩湯湯西匯畿邑相我國家三京是復維茲漢中
實予故國得以言旋允神祐之敢陳菲薄言告言歸

楊津

島夷孔棘遷居遐逝荷神相予三京克復則至于漢
輿情是答始予西巡嚴靡遑告今此言旋具由以報

五冠山

喪亂弘多西塞播越粗恢疆土允神陰隲奉若天命
復我邦國業我揚靈人所仰止茲具端由告于神位
延安府鄉校亞聖位板改造奉安後別遣禮

官慰安祭文 丙戌

泰山氣象孔門私淑道擴前聖辭闢揚墨萬世是賴
天下同崇無內無外有佺闕宮駿奔無斃永言宗之
嗟予寡昧閑道誠微蚩氓肆惡聖靈斯辱是誰之咎
反躬自責周粟既易廟貌再肅聊遣禮官薦以茲芬
顧予明禋來止熏薰

鄉校位板改造奉安後慰安祭文邑名未記

於穆聖廟慘慘兵火空墟鞠茂神位何妥亂幸止疑
天不喪文重新棟宇依舊牆門今茲奉安吾道有托
載用有事牲醴黍稷尚其來寧歆予洞酌

三溪書院權忠定公廟常享祝文

道積于躬忠顯於國於乎緝思永享無極

先祖迎日監務墓立碣祭文墓在榮川蘇知

宰暨碣代
製○丁酉

緬惟監務吾黃之先種德既深貽後者縣如何隧外
未遑一碣堂封地老夏畦誰別在泉何損于裔則憾
佩符于茲喟然興感諸父諸兄不謀同聲俱曰其徐
出力無贏鑿彼巉巖肌理孔細時丁多難未大其制
雖愈於已實愧初計工斷厥手卜日其吉將由致告
聊真清酌

先塋會真祝文

歲一省掃六載乃復玄堂既寧至止肅肅奠漸昌歆
誠心昭假洋洋在上盱嚮融疑

都體察使李元翼南下時燾祭文

遭家不造侵我純仗神靈武雖曰退屯整居我圉
兇謀莫測嶺海餘氓凜凜崩角愾予寤歎不遑寢食
新卜相臣代予南服綏爰有衆亦用大介煦仁赫武
厥式弘大不賴神助其何能濟臨茲出車吉蠲而祭
我孔熯矣神豈不惠駕風鞭霆蕩掃腥穢奠我東土
永無疆休於我邦家再造之秋尚克相予無作神羞

大駕還京城致祭都中死亡人文 癸巳

漢北華南四方之極于時廬旅摩肩擊轂基命定命
多歷年所徂茲島夷猖獗來據嗟嗟失策去邠之舉
彼都人士萬室俱禍積屍如山鈇鋒烈火有兒必孤
無婦不寡肝腦掛樹草木不春虜雖少退饑饉又臻
喁喁望哺一粒誰投僵轉溝壑交足駢頭終鮮兄弟
孰反蠶裡烏鳶啄之蠅蚋啜之以兵以饑舉罔能迪
哀予赤子遺靡有子未與死守初料已錯斃焉莫救
漸痛轉極嗚呼曷咎予一人責自責奈何死不可生
魂飄魄散何處零丁人孰無死死而尤酷雲愁雨慘
白日無色予滯西陲泣望舊都將何面目入其闔閭

第因輿情強顏而東匪畏伊懷滿眼悲風嗚呼爾輩
冤鬼幾千嘯風哭月髣髴街阡天長地久爾恨何窮
一爵之錫聊示予哀予匪盡劉爾無悔怒呼朋引類
來享來顧

安康縣戰亡 天兵致祭文 乙未

欽惟 皇上字小仁深小邦無祿島夷內侵遠勞
天兵式遏徂旅桓桓 天兵百夫之禦初征自西邊
彼南極分屯要害安康其一咫尺對壘漢賊相持賊
謀叵測猖然旁伺奄襲不虞賁育何為連天草莽伏
屍相望魂飛故國身委他鄉何罪何辜小邦之故以

小邦故淪胥以鋪不忘喪元死固無悔莫救乃死予
實多愧茲予遣官遙奠菲薄靈其不昧來享髣髴

花陵正致祭文

金枝沃沃麟角振振如何不幸奄忽歸真嗟予聞訃
驚胆何極屬茲卽遠祭以菲薄靈其有知庶幾來格
楊原君女子李氏致祭文

璿源長發女士柔嘉曰自于歸其儀孔多不敢挾貴
非待戒門曷不肅雖允 王之孫凡百閨範女史應
存如何不幸一疾而化將移素幔永閉泉夜嗚呼有
哀致祭靈座

靈山君女子李氏致祭文

派分玉葉系出金枝塞淵生質肅雖閨儀凡百婦道咸備罔缺自從于歸宜爾家室一矢所天幾年未亡奄聞訃音予庸哀傷式稽舊典致祭于靈靈其不昧庶幾來寧

完山君女子李氏致祭文

系出璿源作配名門貞而且惠肅而終溫方期壽考永享諸福奄忽聞訃予心驚怛即遠卜期仟奠菲薄魂其如在庶幾來格

祭柳甥止善文

嗚呼死莫哀於天殤兮殤莫惜於吾甥年十五而志學兮察文義其精明作婉容於膝下兮背羣童而殊情胡造化之多猜兮奪孔速於可惜偶一疾之呻吟兮人孰料夫萎絕捐父母之重恩兮棄兄弟之深歡闕英妙之端姿兮鄰鬼物於冥間緣汝親之喪明兮羌不可乎久稽筮吉辰而遷汝兮將掩汝之遺骸楊之路兮匪遐兮亦汝祖之階除汝勿驚兮勿啼兮然後乃寧汝居嗚呼英英其質皙皙其容琅琅其語溫溫其恭始天賦汝若或隲之如何短折若或嫉之茫茫浩浩于誰質之怵怵悒悒我之懷矣奠果酌醴魂

其來兮

祭郭院長嶮文

狷而溫塞而淵古之人古之人嚶嚶然人知之人不知嚶嚶焉流俗青眼尚友黃卷悠然而化啓手足而知免不錫祚胤惡在乎天道之福善仁不榮德無位人孰勸於為善豹雷皮於既死嗚呼生也直死也哀士君子始終如斯而已哉甚吾衰今又疾不可風哭于室遙奠酒果情腆于物嗚呼哀哉

祭瓶山再從叔訃文 一門共奠

一門攸宗二尊其違雖德無位生榮是爵與物無競

渾然天真幹公于忠撫私于仁花明之晝草生之春芳郊野老滿酌醺醺子扶孫隨詠而還歸九十一年樂而忘機裕蠱之責孝子惟四 恩榮耀門玉雪黃紙謂過百歲彭聃與比天壽溘然地仙乘雲魄歸之晨諸族心焚或因事故或以疾作哭不憑棺送未執紼齊哭送奠良負幽明魂其來格歆此微誠

埋婢子祭文

癸巳余始還京城見吾家灰壤中有兩屍腐枯委地乃鄉婢母

子流移到此而死者使奴收其骨埋而祭之

亂訂于邦民孳于飢嗟嗟汝婢胡命之奇喁喁望哺孰穀汝腹母子駢僵于我之闈終鮮兄弟反繫何人

骨暴肌爛魂散靡臻我西曰歸感焉而悲令收汝骸
卜原藏之送酒與果奠之汝側嗟嗟汝婢攜兒來食
行狀

忠勤貞亮扈聖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

領中樞府事致仕西原府院君鄭公行狀
鄭氏西原大姓世所謂甲乙者其先曰別將諱克卿
別將生中郎將諱孝聞中郎生大將軍諱顓分臺西
京一芥斲反側子崔光秀竟死義於畢玄甫之難是
生監察御史諱儂是生贊成諡章敬諱璿司馬及第
奉表賀聖節天子稱使乎再掌貢院多得士遇事精

悍憤宋邦英廢置在手遇諸塗粹其喝道者胡邦英
慚屈是生清河君諱憤當藩王勢熾獨不渝一節及
忠肅復政退于家以終是生二子曰雪軒諱頽雪谷
諱誦雪軒登科官大匡勳推忠陳義輔理諡文克雪
谷亦登科詩清筆妙爲諫官多所封駁竟不容雪軒
卒葬安東地子孫仍居焉雪軒生少府少尹諱暉少
尹生諱義龍入我朝保勝散員是生諱若刑曹佐
郎是生將仕郎諱普文於公高祖夫人眞寶李氏是
生長水縣監諱元老夫人贈貞夫人延安金氏於
公會祖贈吏曹判書子諱僑成均生員是公祖考

贈崇政左贊成夫人光州金氏校書判校諱景光
之女 贈貞敬夫人贊成第四子曰諱以忠是皇考
贈純忠補祚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
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清城府院君夫人韓氏 贈貞敬夫人議
政寬豁愛物鄉人善者好之不善者不怨不事家人
產業嘉靖丙戌十月戊午寅時生公于醴泉之北金
堂谷公外鄉也公諱琢字子精號樂圃九歲丁內艱
二十一歲丁外艱廬于墓終喪早孤零丁自垂髫受
業於仲父三嘉縣監諱以興公年纔志學已通經書

歷覽朱子綱目等書及長縱學無不觀遂成大儒壬
子中司馬遊太學已欲學究天人同列異之戊午登
第卽我 明宗朝也一命芸閣人不知也世以新進
入芸閣爲屈而公不介於懷課程匠役讎校魚魯一
以至誠時洪訥庵爲提調歎曰得人矣後必大貴李
丞相浚慶小許可見公曰鄭某雌龍顏必異人也薇
垣由正言至司諫玉堂踐東西壁烏府自持平陞執
義吏曹佐郎正郎議政府檢詳舍人歷揚 兩朝無
蹉跌一言而行之其誠乎萬曆二年由副應教入同
副承旨轉都承旨五年由禮曹參議出按關東關東

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七年春復入銀臺八年嘉善九年吏曹參判十年特陞資憲判漢城尹出入禮兵刑判書三長東銓自嘉善至此長烏府者八十七年參鞠逆獄特加崇政再朝京師十九年左右贊成壬辰倭奴入寇 乘輿西幸四月二十九日也是日大風雨事出倉卒朝臣遑遑多落後公以內醫提調扈至平壤未幾賊逼江臯對壘相望廷籌無策不過以寧邊城爲歸公 啓曰京城不守已矣無及猶幸此府城郭人民府庫糧餉亦可支持而沮江天塹人心願爲死守此實恢復之兆 大駕一動軍民潰散則

兇鋒莫遏中路不測之變安保必無其或請 上移蹕者恐不思之甚未蒙 允入寧邊府吏民先潰大城無人遂建分朝之議 乘輿指義州 東宮向江界公受 命護貳師也行到熙川右相俞泓等道謁東宮達曰江界不可入馳 啓大朝改路春川淫霖盛潦草宿雨殄至伊川俄間賊滿前路遂夜渡前江倉皇跋涉留成川三箇月慰撫人民調兵宿衛公實稟達爲之忽有報北賊踰火游峴者乃亂江而西歷安州將放于寧邊時有主張入江華控制兩湖之議者改請渡海遂發抵龍岡縣以治內四通無阻住

駕山城時至月望後也地窄山高冰雪苦寒人畜凍傷不利守城賊壘逼近人多夜驚公上劄曰始至於此為江都也既時候嚴凝津渡不通則仍滯于此非計也請亟趨永柔姑駐大軍之後相勢進退又違曰寧邊城古稱鐵瓮譬諸此城利害懸殊而猶欲強坐危地賊若生心何所不至請快決無留翌日東宮發向寧邊時同行諸宰中有議論不合頗不相愜公作異同辯示沈忠謙有曰天下之義理無窮故人之所見亦各不同義理所存是亦義理而已所見不同何病 卓駕西幸托 東宮以誅討恢復之任苟

在陪衛者上下各盡所懷要之共濟何異同之有見者不敢愠癸巳正月公受 命東宮起居李提督如松於安州受 命大朝迎慰宋經略應昌於良策館經略禮以幣秋餞慰經略以下凡 天朝東征大小將官於義州亦 大朝命也竣事中路奉有 旨東宮南下卿其從行遂入京復 命追及於兩湖間往來全公洪三州稟鍊武士在洪也流民彌境公稟設賑場多活命未幾陪 東宮還京 命也公始仕備邊司自 上下十條 命宰臣各舉所知公薦郭再祐等二十人皆間人甲午有主講和議者公草劄曰

倭奴詐譎固不可信以事勢言之彼若捲甲出境而云爾則猶之可擁兵壓境若威質然曰爾可和我云則是劫盟其能有成乎倭奴最忌舟師而和故置而不講陸兵亦不敢有為彼獸心肆然無憚若加以無禮責我以不可從則何以應之臣觀天察人撥亂有兆歲星色青一也大邦為援二也民心未離三也年穀登四也舟師得李舜臣為將五也若使金德齡大伸其抱拔權仁龍行伍間將陸兵與李舜臣協進則賊不足平遽即許和大事去矣間和議寢不果上十一月 上御經筵進講周易公入侍乙未正月八

侍朝 講因 啓已丑冤獄語及盧守慎等事二月
下相若不敢承當久而後謝時兩司 啓黃廷或父子獄事 命禁府議 啓公委官也 啓請議他大
臣竟準以停刑還配圍籬安置兩司論本府輕議并
及委官公乞免至再又劄辭乃 勉從移樞丙申春
特 霈疏放收大臣議公議以原情赦疑寧失不經
為主且惜金德齡才乞肆赦責立功夏 上將有拜
陵舉動適陪香人馬震斃 闕門公上劄曰展謁
園陵固非時而天譴如是人主一動必須十全敢
啓丁酉春南報孔棘公劄請身自南下綏定民心

備邊司回 啓鄭某爲國之誠至矣但李元翼旣體
察四道又遣大臣事體重難公又劄曰臣所以請行
不爲無見而爲國丹衷不讓于人奉宣 德音聚士
作氣死生以之是臣素所蓄積願 許愚懇庶補萬
一備邊司回 啓如初己亥 命議朝堂榜示人事
公議曰抄 啓榜示之日事屬忙遽間見失實或有
枉被者今國有大慶屢經宥 旨而此輩獨未蒙
恩者以疏放之例名在政曹者政曹抄 啓名在刑
司者刑司抄 啓如榜示事非常行之典初無主司
故雖曠蕩之時 啓稟無路若坐此而終身廢錮恐

非滌瑕之盛意是年秋受暇南歸掃先塋庚子卜左
相具病乞免承 召又乞免蒙 允是年七月中
殿昇遐公病未奔暨 發引輿疾起程中路氣息委
絕未達上劄自劾壬寅元月有 旨監司前相臣鄭
某退老道內卿其遣長吏存問賜食物公上章曰臣
犬馬之齒今七十有八耄且癯無望造朝而尚帶樞
府巨銜此雖閒局而朝賀朝參固不可廢況本府實
職官銜只有此數大官之方仕于朝者非一二而臣
獨帶不仕之職此豈合朝廷事體乞 許致仕史官
奉 教書來宣曰教領中樞府事致仕鄭琢書羊酒

之問纔宣俾長西樞逸局羈勒之勳初定庶見北上
同盟何圖側席之辰遽有懸車之請挽六丁而志不
可奪舉一世而事固罕聞癸卯參錄忠勤貞亮扈
聖功臣其 教書有曰社稷臣也一个之技無他君
子人歟六尺之孤可託奉 廟主出都門實出倉皇
之計擇仁孝建儲貳式繫中外之心伊調護誰能任
之捨吾卿莫有可者受命播越之際秉丹衷而不渝
鞠躬危急之秋矢青天而自勗協贊撫軍之策弼亮
監國之謨肆策勳為三等賜土田臧穫銀段馬匹令
本道別致酒食甲辰大臣議老病勳臣在外者特令

本道給奉朝賀祿公疏謝有曰此雖為老病勳舊設
而凡身在都下筋力旣愆雖不能從仕尚或有時入
參朝賀故使受奉朝賀祿以濟窮餓今臣年滿八十
身在千里之外至於會盟大禮亦未進參罪戾無所
逭而反以奉朝賀苟且援例實無其事而虛受其祿
臣豈敢冒受有 旨勿辭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九月
寢疾易簣于醴泉之高坪里春秋八十計間 上怛
然三日輟朝別傳 遣近臣吊禮官祭 東宮震悼
遣文學弔祭丙午二月庚申葬于醴泉之南位谷良
坐坤向之原歸厚署官護襄事嗚呼公天性寬大彤

容溫粹忠信公恕物我無間幼而存順敏而勤及長師事退溪南冥兩先生爲所推重而得於退溪先生者尤深滿腔子皆仁發於外者和順施諸事者樂易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間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言在芻蕘而必擇善在人則樂取不喜聞人過而樂道人之善人有橫逆犯而不校雖有舊惡開自新路其愛物也螻蟻之微不忍傷其生視奴僕如傷遇吏卒以恕故所過多薰德而化其處事也毫釐有差不安其寢沈靜簡默慮而能得故於公私鮮有敗事其事 君也當事不避有懷無隱事有害於正者必

盡言以誠爲 國謀猷必先大體立根本不爲世俗論及退休猶食息不忘 君其持已也顛沛無所苟出門如見賓謙自牧而傲者莫敢侮有若無而名流爭尚之其待人也交久而能敬雖僕隸下人必束帶見之質明必盥櫛見子弟未嘗設惰容其特立也當朝紳分裂多出此入彼而能自立於頽波之中終始無偏黨其好善也人之一才一藝必取而不求備於一人一言一行必揚之恐人之不知使磊落奇偉之人樂與之從事其當大事決大疑也論議平穩不激不隨辭嚴義明未嘗苟合而人不爲忤豈非心正氣

和無固無必而然邪殺水經學汎濫於天文地理易
數兵家之流無不旁通而於八陣六花等法尤深究
著裏尋常若以身擔當救亂持危痛亂離後國綱陵
夷歎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以
正倫紀嚴名分爲急務時有私賤投屬砲手訐厥主
者或欲拿問其主公曰奴主分嚴猶君臣也安有叛
主而能忠國者乎若罪其主名分紊矣國無以爲國
將安用彼兵或曰然則何爲而可乎公曰私賤當充
雜色軍若有軍功便宜行賞何所不可而敢爲此舉
以開亂賊或默然時論以賣爵募粟而民不信遂有

賣勳之議公曰鬻官已苟至於勳則名器尤濫抑恐
被堅執銳出入矢石者將解體而不勸也議遂沮公
和氣可掬而避權勢若况名聲獨步而接士類以禮
言論未嘗觸激壞事而義理自然明瑩眞所謂君實
之言如人參甘草者也平生知有國不知有家祿俸
不及於營產施與不計其有無左右無妾媵常侍賓
至必傾家盡歡位崇台鼎而自奉淡泊衣冠服飾未
嘗備及喪斂襲之具僅取卒辦飲酒微醺不及亂與
人歌善反以和常慕康節先生籃輿出遊觀物洛中
之事退老後作籃輿以行悠然有花似錦草如茵之

趣而痛 陵寢蒙辱 國讎未雪不聽聲樂常慨然
曰吾無復力於世倘有吾子孫果盡心於吾 君否
嘗訓子弟曰目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為貧夫
立志不高則終未免俗儒浮生轉眄歸虛歲月不我
延須努力耳且曰富貴利達皆命也但盡其在我者
而已恒以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慎於言就有
道正焉戒之且曰人心至虛際應事覺纔未安便是
不義當平心省察以處之如此則鮮違於理四節墓
祭必以身軟脚未行者一年悲不自勝八十而慕猶
嬰兒也觸物必言先考事吟先考詩不已嗚呼公之

德之行不可盡記特舉其隅耳然其燕閒之中細微
之事動慕古之人篤信聖賢底意思自有知者知之
信者信之自以身為大臣調劑非才迺奉身退以卒
詩云既明且哲又曰高朗令終公庶幾乎平生所著
詩文最多而散亡兵火間只亂後疏劄若干雜記若
千龍灣間見錄詩集藏于家夫人貞敬夫人潘氏系
顯巨濟閨則允配君子壽考康寧與偕老生三男一
女男長允著明達好學卓世有一男女皆天次察訪
允偉喜讀先儒書有一男三女女幼男既冠次別提
允穆有氣節好古詩文有一男三女皆幼女適宗室

德原都正樞先公死有一男四女郡守許廷式正郎
黃汝一士人權來其壻一未嫁男失於亂離嗚呼公
天資近道心且好古慨然有志於宋諸儒之緒餘蓋
已求聖賢之所謂學問者致其力焉近代名公求有
相業者則或有之若公之所學之淵源所趨之純正
則鮮有其倫烏可無紀述以傳於世乎而暹知識不
足以闕測涯涘文辭不足以形容髣髴極知不足以
任是責矣第以受恩門下自從髫鬣心悅誠服今因
其孤之請辭以不敢者再而不獲焉自念此非壻誌
神道碑比僭爲之掇拾序次以俟他日之君子有所

據而裁之云爾萬曆三十四年歲在丙午春正月壬
辰通政大夫前成均館大司成知製教昌原黃暹
謹狀

息庵先生文集卷之四

息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附錄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春

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

學行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息庵黃公行

狀

息庵黃公諱暹字景明又號遜庵其先昌原人高麗

大相石柱之後曾祖諱希聖徙居豐基祖贊成諱士

祐考同知敦寧諱應奎皆顯歿妣驪州李氏兵曹判

書諱繼孫曾孫儀賓都事諱壽旅之女以我 恭僖

王三十九年甲辰冬十月三十日生幼有才思長益
勤學鄰縣有藥圃鄭相琢藥圃卽退溪李先生高等
弟子也公往師之甲子陞上庠越七年庚午登第時
則我 昭敬王三年也歷踐郎署出守舒川郡郡有
去思碑召爲司諫院正言入侍講筵 啓曰今京各
司奴婢貢布各自輸納刑曹刑曹送之各司前有刑
曹之侵嚇後有各司之阻撻宜令列邑斂送都會官
監司差員領輸于京 上從之又歷兩司亞長 賜
緋入銀臺至都承旨又坐事出牧星州入爲兵曹參
知壬辰 國有寇亂扈 駕西關差募運使軍興賴

而不乏癸巳移戶曹參議 駕還海州疏論兵食二
事其論兵則曰今日病根在於有卒無將擇將不須
顯門旁求必得直拜大將分掌八道先定兵額其間
良出身雜類并錄教獎成材者官廩其食習戰較藝
拔其尤而上聞兵器各隨其力分授之輕重長短皆
心慣手熟應無不利矣其論食則曰臣聞列邑多踵
前習儘成懸磬脫有緩急何由策應侈習猶存輕裘
肥馬酒肉歡娛付托譯胥買錦燕市上國人聞必笑
之有損 聖德臣竊恥之受餼者日增月盛胥隸定
額之外巧作役名無實坐食宜急令各道每月必

啓簿籍畱穀其供賓酌定器數禁絕濫索也且屯田之旁鹽盆之側人不樂居疾苦可想臣以爲屯穀從歲豐凶鹽稅準人實藁人不怨國有賴矣 上嘉納 瀛按尚闕之風是東邦痼習文官猶不可況武弁乎然而貴遊之門駮子劣孫動必投鉞不然者雖智如孫吳勇如賁育皆不得與焉苟用此計自行伍偏裨簡閱而漸陞以至於笠轂專制方可以禦敵矣我國使价北走公私齎銀不啻萬計悉貿易敗無益之錦綺玩好銀竭於國又取諸南鄰不但侈俗日長國以之貧耗或值警急軍務賞勸無物豈不爲外國之

侮笑乎古者賓祭籩豆皆有數今法使星之行或盤饌不如意則 啓黜之故鬪飭成俗而守宰惟務豐盛畢竟此物何從而出民也鑄定之說誠不可緩矣居數日公又上八條疏一多間諜二謹烽燧三整關艦四立木柵五各守城六設伏兵七伐其謀八嚴軍律備邊司 啓曰黃某之疏議論完實計慮深遠可謂底績之言特書識而舉行也甲午又疏論兵食先陳財匱之弊又言亂後守令多以軍功此輩識理愛物者少麤率妄作者多出一令輒爲民叩民間爲之語曰願不逢軍功太守 國家恩典則厚矣斯民奚

罪臣願令臺省六部就軍功中各薦可合守令者校其姓名登薦多少以次除拜其餘只施厚賞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苟非其人雖有功不可使臨民也國家治平二百年百隸怠於職事凡處決官長但問郎僚郎僚但問胥吏吏抱文書至前則曰依前例謹署而已蓋官長郎僚數遞客也胥吏恒在也如是而其能心會而不為吏欺乎臣願錢穀武庫之官久任不遷使吏為客官為主也至於備邊司專委任於有司一人有司就議相臣諸人不贅一口俯首酣眠臣愚以為備邊司雖設於闕門而政府官日坐

都堂六曹官日坐其曹經度衆務其難斷者就稟都堂若兵戶曹衙罷即詣都堂商量其軍機錢糧苟有邊報乃可集諸僚共議于備邊司如是則三公統百官六卿統其屬各效其職矣漢按國家用人薦劾為長不獨武弁文職亦然然或循私或智昏皆不足信若先擇薦主三二十人合較其書以登薦多少為次第則其失者寡矣雖或有虛名舉一世而受欺亦所不計諸葛之於許靖是也久任固然然一時飭厲無如不終何也宜先定京官瓜限一如外任六年之內遞陞不離於見在司中其殿最亦如外任而播定

上中下三等之數上者增其俸下者遞其職亦六年不敘赦令不與則其法自行公之言卽引而不發耳備邊司者卽前朝之都評議司自有此設政府爲虛位縱有備邊之急三公獨不可集大僚而評定邪縱不可刻革舊制如公所論猶爲彼善之歸矣又陳邊閫之不法曰爲帥者侈心日肆列娼淫戲紅粉耀於轅門囑賂之蹊旁午無禁敵人偵知必生輕侮御史之糾察不能長處陣中何以周知物情臣謂兵水使從事官必擇文官重名者入幕爲賓軍中事皆得與知勿使武弁恣其胷臆疏上 上深嘉憂國之誠也

撰按此說亦得罷今虞候之官各置評事如北路必以近侍除之亦不許數遞俾有恒雷違者抵罪有定式必有所補益然若無所勸懲亦徒爲耳歲終每令評事區畫機務上之都堂都堂察其能否執券爲賞罰陞黜之階則人各振刷矣丙申出補安東府爲便養也戊戌丁憂服闋歷吏戶禮兵四曹參議若大司成副提學大司諫壬寅復入吏曹爲參議差周易校正堂上官又因 經筵 啓曰方今尚武大小邑皆設武學至提督而訓練良家子弟不識儒家請京中速設四學外方修校堂差出訓導官俾多士有所依

歸又 啓曰近來將才頓乏此輩一得節度便作囊
物先念善事權要視軍卒以貨苦毒萬端何假習射
御樓櫓爲緩急之用下效其上僉使萬戶莫不皆然
兵曹擬望只視請託遐遠者雖韓白之才無能自衛
若今遠近武士多方試才等以用之才豈借於異代
今武士多不解文字兵陣規模未能略窺賓廳講書
亦歸虛文須令著實講讀漢按此由當時武將必有
賓廳講讀之制也今亦無存居將任者茫不知擺陣
出號但憑卑劣小校之口授況何望於參伍制變之
術乎若用前說登薦多少之規偏裨以技藝將任以

武經如儒士經術之薦其登薦多者先得亦復賓廳
講讀之法不能者汰去薦主連坐則寧有不得人之
憂哉此法不但武家爲然推行於文臣極選亦必大
益矣今觀公前後所論實爲揀時之切務或時有古
今說有詳略有不可但已者故翼敢從以發揮其餘
意庶幾有當世之所需九原可作必將笑以宥之矣
冬由都承旨特陞戶曹參判移禮曹吏曹一歲中三
拜大司憲知製 教則兼帶至嘉善階不解也戊申
正月累辭得遞未幾 宣廟昇遐服旣成與長男騎
省公下鄉時光海新卽位用事者網打善類公亦被

論削杜門間居作養蒙齋專以成就後生爲意越九年丙辰卒壽七十三墓在順興府墨洞良坐之原後以公參扈 聖原從勳追 贈吏曹判書公生質既秀師資有本自爲措大問學積累已非草草及陞朝顯仕官守言責盡知竭忠勤章奏動愜機宜惟恐主之不尊民之不庇時朝象潰裂正立昌言至擯斥而不撓其家居軌儀咸有準則觀於素屏銘一篇可必盡之矣其言曰人之宴息情勝理枯無師無友妾婦左右惟意是肆孰之畏忌偃臥欠伸何有檢身私作我屏於面書銘置身之旁在目之常夙興夜寐齊

整罔怠不愧于心況愧于衾作聖之域始諸几席間居自歎一簣功虧相古先知蚤夜孜孜其在顯蒙宜百其功屏以作規寔我之師此不獨一家之私言將傳爲後學模範故繁而不殺也至 肅廟甲申儒紳集議建祠享之今豐基之愚谷書院是也貞夫人李氏宗室豐城君銓之女有三男四女男長有中文科兵曹佐郎次有吉海州判官次有詹生員女長適王子師傅宋孝祚次適禁府都事金重謙次適正郎沈關次適尹祥元佐郎有三男立震立敬立遠判官有三男一女男立顥立信立顯立信文科縣監立顯

出后女適縣監成就學生員有二女長適郡守沈櫛
次適延陽府院君李時白立顯其系後子也不盡錄
後學驪興李瀛謹狀

息庵黃公墓誌

公諱暹字景明號息庵系昌原高麗大相諱石柱其
上祖其後累世皆有官入我朝有諱躔官奉禮是
玄祖躔生諱貴卿贈判戶曹貴卿生諱希聖贈
左贊成希聖生諱士祐甲文科官右贊成兼判吏曹
以文鳴士祐生諱應奎登文科官敦寧府同知乃公
考妣驪興李氏都事壽旅之女太宗大王外曾孫

女嘉靖甲辰生于京第第在城東梨峴明達夙成有
器度甲子中司馬丁卯丁內艱居廬匪懈不到家見
聞悅庚午甲文科初拜漢城府參軍仍歷海運判官
黃海都事禮戶刑曹佐郎正郎成均館師儒兼春秋
記注事萬曆丁丑補舒川郡有遺愛碑入為司諫院
正言仍仕風憲諫諍職有年以論權宰奸毒狀見擯
轉拜司諫司贍宗簿司僕寺正阻要津久丁亥由司
諫入銀臺陞都承旨未幾以言忤於人左牧星州辛
卯拜兵曹參議時倭酋送書契有假道犯天朝語
公應製裁復書辭嚴義直朝廷毅之而不能畏

敵疆嗟哉壬辰扈 駕關西差募運使軍實賴不乏
亂已錄扈 聖原從功一等此後累有除拜而以親
老在洛時少丙申為養補安東府戊戌丁外艱哀毀
居廬不以衰年處服闋拜吏戶禮兵曹參議大司成
副提學大司諫兼管周易校正局有 恩賜丙午陞
嘉善秩拜戶曹參判特 恩也移拜禮曹參判一歲
中三拜大司憲人榮之而公不色喜皆未月輒告戊
申南來不復西常以文墨書卷自娛所吟詠有息庵
集丙辰四月十九日易篲其年冬葬于墨洞良坐坤
向之原配 贈貞夫人李氏考宗室豐城君諱銓

成宗大王四代孫女妣宜寧南氏判校南慶春女夫
人婦道無缺治壺有法先公三十一年逝嗚呼存友
人不間方直世難容平生所為皆焚香告于天者嗚
呼壽歎于仁位歎于德命也弟前承旨知製 教是
謹誌

祭文

郭崱

恭惟先生心存忠信志切孝悌蚤躡筓班益增砥礪
不容何病彼鑿此柄知者知之以俟百世歛跡丘園
優游文藝繡虎之名朱雀是繫謝樹荀龍箕裘克繼
義風遠暢庶掃陰翳奄忽不替壽樂長閑全而歸之

返真何悞白頭有宿蓬斷無祇迷心苦海困于狼噬
沒未飯含窆不奠祭孤負洪恩每慚繆戾天星如瀉
已終三歲永懷德容哀淚沾袂菲薄之奠貳身以替
嗚呼哀哉孤蹤踽踽況望甄濟騎箕英靈左右上帝

又宗人共奠

瑚璉美質華國珍寶才以資德文以貫道夙敷
玉庭躍自青陽典銓藻鑑頂多秋霜位亞八座尊備
三達功光祖先榮蔭諸族一飲疏餞十載農談綠野
觴詠花萼且湛楚茨薦誠行葦稱酌親戚匪他鴛蘿
松栢頰弁胥祝彭聃壽域吁霰先集遽夢兩楹一姓

齊哭幽明永隔謹將蕉荔庶幾昭格

愚谷書院奉安文

參奉李華翊撰

滔滔清洛南國之紀毓粹鍾英羣賢迭起有若謙翁
早定跟腳樂有賢弟講道磨琢才優經濟位不滿德
嘉言懿行垂世範俗亦越息爺務修敦履承師旨訣
學優而仕甄賢斥邪國有正士兩疏忠言起懦百載
有若蒼翁瑞世奇珍詞苑哲匠經幄蓋臣積學修
行畜德殉身愚老之筆徵信後人亦越竹爺玉彩金
精掌誥金門正笏王庭佐時奇算傾世高名篋裏
遺集可徵平生念我一邦戀德滋長來暮昔年我有

歐張生並此地我有陳黃光前照後埒美齊芳永樹
風聲惠我後學士知趨向是誰之德教明鄉塾是誰
之力深恩厚澤慕之采切星斗山岳仰之彌尊尚德
崇賢敢忘揭虔並躋賸食羣議同然有樂斯丘水麗
山明廟宇既成肅肅簷楹涓辰妥靈秩秩豆籩濟濟
青衿駿奔後先如在左右庶幾來寧歆我芬苾無斁
千齡

常享祝文

縣監權斗寅撰

溫雅之文精粹之學志在扶正功存衛國

輓詞

九載城東別三秋嶺外書風霜寬暮景水竹繞閒居
世業文章在恩生老病餘那堪過故宅寒草小堂虛

李廷龜

班心早歲立長身御史風稜肅塔紳驚浪偶緣无妄
起聖明猶燭勿欺因江湖歲暮憂何切壽樂堂開道
不貧天柱新摧真一夢世間那復覩祥麟

高門積德最稱優世襲貂蟬作勝流多質爭推周太
尉至清咸服趙杭州風霜謬及芝三秀雨露應沾土
一杯是是非非終自定直將公議待千秋

世托龍門分義深自從羈貫侍華簪孤舟幾被先推

力細草偏蒙遠庇陰清節里空堪淚下白頭賓柱竟
誰尋餘香更賴芝蘭茂萬卷詩書一匣琴

郭晉

神道碑銘序○文集刊畢後始成茲附于此

公諱暹字景明號息庵黃氏貫昌原麗代有諱石柱
起家為大相自是世襲冠冕入 我朝有諱貴卿
贈戶曹判書諱希聖 贈贊成諱士祐文科兼吏判
號慵軒即公高曾祖三世也考諱應奎文同敦寧號
松澗以公貴 贈吏曹判書妣貞夫人驪興李氏儀
賓都事壽旅之女以嘉靖甲辰十月生公于京第自

幼明達超詣有器度甫龀有長者命題張翰歸江東
圖即對曰泛湖歸去學鷓鴣夷帆急秋風日暮時歸鄉
物象可摹也邈世高心難畫之人皆奇其蚤成受業
于藥圃鄭公琢為所推重甲子中生員丁卯居貞夫
人憂廬墓以終制 穆陵庚午登明經甲科授漢城
參軍歷海運判官刑戶禮郎黃海都事成均典籍至
司成丁丑出守舒川有去思碑辛巳入為司諫院正
言歷獻納司諫憲府則持平掌令執義癸未兼知製
教時東西始分 上竄三臣繼有金應南黜補之
命公以諫官合 啓請寢仍坐遞轉司道宗贍宗

簿司僕寺正丁亥由亞諫擢銀臺嘗於 經筵 啓
曰當今急務在收拾人才而如柳成龍之清敏金字
顯之雅博李壑之節儉皆可仗而久於外物論稱惜
云已丑左牧星州辛卯入為兵曹參議時馬島主平
調信送書辭甚嫚有日本與 大明於貴國如左右
手之語公應製修答略曰 大明一統率土臣民弊
邦與日本比肩北面堂陛懸絕豈兩手比惟當侯度
相勉求久無替柰何獨以化外自處欲與大邦為讎
辭義嚴截 朝廷毅之而不能用壬辰差謝 恩使
以親老 特遞四月倭賊入寇扈 駕西行差募運

使軍實賴不乏兼承文副提調癸巳以戶曹參議隨
駕駐海州上時務疏言擇將材定兵額授戎器慮
軍餉歷陳屯稅之過徵鹽利之濫權終以西北邊憂
結之居數日又疏陳八條備論戰守之要 上皆優
答 命議處備局回 啓言黃某之疏皆切當今之
務特書小冊以為舉行第一策甲午省覲南還復除
兵曹參議又疏論財匱民困之狀奉使供億之費軍
功出宰之弊堂郎久任之宜且言備堂之無事列坐
不如六曹之各坐其曹邊關之奏功失實莫若幕佐
之擇任文望末乃以帝王心法 經筵講學及復陳

勉言甚剴切 上優批嘉納丙申爲養補安東府使
戊戌丁松澗公憂服禮致哀不以衰年少懈服闋拜
吏戶禮兵曹參議大司成副提學大司諫壬寅差周
易校正廳堂上錄扈 聖原從功一等丙午以大諫
入侍 啓曰今者亂離甫定京城未建四學 國
家尚武列邑皆設武學外方良家子弟平居試閱不
過弓矢銃劍至於禮讓詩書不知爲何事請京外初
修學校復置訓道俾爲教迪之方又 啓曰將才方
患闕之而武科多至千百調用不以其才差擬由於
請簡無勢遐遠之人雖韓白之才無以自衛若令咸

會京中多方試藝適其才而用之何患乏人乎冬由
都承旨 特陞戶曹參判丁未拜禮曹吏曹參判拜
大司憲者三時 上方嚮用而朝象分潰猜軋漸積
公見世道日非不樂仕宦及鄭仁弘疏攻柳相未慶
乘時樂禍之徒鼓煽而起必欲傾陷一代公知大禍
將作益無意於世戊申 宣廟昇遐旣殯遂與長男
騎省郎南歸未幾柳相甯死一時朝紳或誅或貶公
則罰止削職而已豐是世鄉修葺先廬而居之與季
氏承旨公隔溪相從優游湛樂以畢餘齡丙辰四月
易簣于正寢享年七十三冬葬于墨洞負良之原從

先塋也 仁廟改玉之初追復官爵 贈吏曹判書
公性質溫粹內剛外和計慮周慎事無苟且既服家
庭之訓又資師承之力讀書以經傳為歸問學以窮
格為要原之以孝友嫻睦之行發之為尊主庇民之
道立朝四十餘年一心奉公隨事盡言必以格君心
正朝綱為本權貴用事言不避觸忤朝象乖裂惟好
惡是公至於錢穀甲兵刑賞教化指陳條具靡不各
臻其要學政修舉之謨將才培養之說俱係亂後之
切務真可謂練達治體不負所學也及其退居也一
室圖書沉潛講究作養蒙齋樊諭後生遠近嚮慕事

關斯文必就質焉有時耕漁托契詩酒散懷然憂時
惓惓之意未嘗一日忘于中時爾瞻得志連興大獄
繼有永昌之事公以 先朝舊臣名在讜籍未得一
言而鬱鬱自傷作浮雲歎一絕以遣志曰白日光明
元自在浮雲關閉苦無常嘗曰為學之難難於上水
一灘纔過又有一灘真實工夫只在惺惺慥慥四字
上而已作素屏銘以自警其為文典雅平淡華實粹
如詩則發諸情性天然去飾有息庵集若干藏于家
貞夫人李氏宗室豐城君銓之女 成廟四世孫也
婦道無缺壺治有法先公三十一年逝有三男四女

長曰有中郎騎省郎娶都事申津女三男立震立敬
立遠曰有吉海州判官娶判官韓孝胤女三男立穎
部將立信文科縣監立顯察訪一女成就學縣監曰
有詹生員娶判書李誠中女無子以立顯爲后二女
沈憶郡守李時白延陽府院君女長曰宋存柞王
子師傅一男吉龍生員三女洪濠別坐金命善崔栢
年判官曰金重謙禁府都事二男鳳來鳳儀四女朴
肇生員權啓興李恒吉許謙進士曰沈關正郎一男
齋文牧使曰尹祥元二男志和克和二女朴振岳奉
亨柳再起內外曾玄多不能錄至 肅廟甲申多士

建書院于愚谷與柳謙庵雲龍李蒼石坡金竹日光
燁並享焉公沒後百五十年墓未有顯刻後孫伐石
謀之屬筆于余自顧後生蔑學何足不朽於公累辭
不獲則遂乃按狀敘次而抑有所興感者點綴猥夏
情狀叵測而辛卯報書昭陳逆順之分何其偉也朝
廷方備南虞而綢繆之策惓惓於西北先事之圖何
其明也柳相永慶卽公切姻而其及禍也超然先去
獨免於餘波何其幾也推此而可以得公之平生矣
銘曰

服訓于家師教是因文猷武略爲世材臣羈紲著勞

函牘效誠本乎教化達于甲兵 王曰乃言可底于
行 特躋亞卿晉塗方亨 聖陟昏繼時事睢盱君
子知幾斂身若愚世禍駸駸超然高躅左圖右書碩
人邁軸需世之學惠我羣蒙樂哉林丘厥譽永終乍
屈長伸名完道全孰不起敬視此大鐫嘉善大夫司
憲府大司憲南泰著撰

息庵先生文集卷之五

息庵先生年譜

世宗嘉靖二十三年甲辰 我王三十九年 大十月三十日

乙未 柳先生生于京第 先生世家豐基白洞京第在東部黎峴

辛亥 王六年 大 ○ 先生八歲 英達夙成 從藥圃鄭先生琢學

丙辰 先生十歲 陪敦寧公讀書于湖亭 亭在西湖敦寧公命賦銅

崔臺先生應之曰乘時昏亂一姦雄舞殿玲瓏管碧空神器誰能容力取離牆無主綠苔封

丁巳 先生十四歲 隨敦寧公往公州 時先生從祖僉正公諱士傑為公州

半刺敦寧公往省而先生從之過尼山太守試令賦殘菊呼韻先生即應曰一階黃菊自天霜憔悴

殘英漸不香莫道今年不再發也應來歲有重陽太守嗟賞謂有遠到氣象又一長者試令題張翰

歸江東圖先生應之曰汎湖歸去學鳴夷帆帆急秋風日暮時歸鄉物象可摹也遊世高心難畫之聞

者擊節

戊午先生十歲自公州歸京○秋讀書于湖亭○聘

夫人李氏夫人宗室豐城君銓女

甲子先生十一歲七月中生員會試三等李標○十月

子有中生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先生十四歲九月丁母夫人李氏憂

○廬居墓側墓在順興西墨洞

己巳宣祖大二年○先生二十六歲十一月服闋

庚午先生十七歲四月登式年文科第二鳴榜○初拜

漢城府參軍遷海運判官

神宗萬曆元年癸酉先生十歲三拜黃海道都事內遷奉

常寺主簿歷戶禮曹佐郎刑曹佐郎正郎成均館

典籍直講司藝司成兼春秋館記注官

甲戌先生十一歲三月子有吉生

丁丑先生十四歲出守舒川郡○秋受由覲親于清道

郡守時教寧公道

戊寅先生十五歲十二月子有詹生

己卯先生十六歲十月覲親于豐基時教寧公道

辛巳先生十八歲夏自舒川遞歸郡人立○拜司諫院

正言入侍朝講啓日外方使自中頭目領納于刑

息庵先生年譜

曹刑曹分送京司既被刑曹之侵嚇又被各同送
阻撻多出月利其弊無窮請令各官收合作同送
于散會官監寺定守今察訪中差使員合而踏印
親納于司贍寺分給各司選上趁時齊納使奴婢
不被無窮之侵
答曰令該曹舉行

壬午先生九歲三月拜司憲府持平陞司諫院獻納

癸未先生四歲正月拜司憲府掌令○二月合司

啓神德王后復位事先時有議而頗有異同至是復

生合司允啓○兼知製教皆此後凡有除拜○閏

二月論啓獨對之弊李栗谷珥入侍燕間賜

對先生與司諫權克智避嫌啓曰李珥若有所

不得從容則或於晝夕講仰達無不○九月陞司

可也今若無時請對慮有後弊云云

諫院司諫 啓請還收三竄及金應南遠黜之

命三竄許對宋元○呈辭還鄉省墓仍遞

甲申先生四歲秋親親于丹陽郡時敦寧公守丹陽

歲負暄公登第亦來侍○歷司導司贍司僕寺正

丙戌先生三歲九月遭夫人李氏喪葬于墨洞

丁亥先生四歲八月由司諫陞承政院同副承旨

戊子先生五歲陞右副承旨入侍夜對講綱目及由

在收拾入才如柳成龍之清敏金宇頤之雅博李

可○轉陞左副右承旨

已丑先生四歲出牧星州時士類之分東西已久而

急庵先生年譜

三

分黨而正色責之曰東臺入侍宣醞而退君輩何
主南者正色責之曰東臺入侍宣醞而退君輩何
更做南北聖明臣下各自盡心職事少答先生徐
而巳啓請極擇其宰遂以先生首州難
治

辛卯先生四歲內遷兵曹參議○製進禮曹答對馬

島主書鬱於馬島大明久矣貴國附庸於吾邦積憤

好于日本與大明俱不捨則兩手不和則
捨左手乎捨右手乎左右俱不捨則兩手不和則
掌不合若書略曰事大主誠敬交鄰主信義過
教應製進若書略曰事大主誠敬交鄰主信義過
此以住未之或知苟能各盡其道保無偏廢則幸
孰大焉不幸將有不能兩全之勢則天尊地卑之
分自有天時保之利乎欽惟大明一統天下率
共享畏天時保之利乎欽惟大明一統天下率
土之濱莫非臣民弊與日本同是此肩北面者
堂陛懸絕豈非兩手此惟當以候度相勉永久無替

而何故日本論以逆外自處欲與大邦為讎至欲
假手他人乎論以逆外自處欲與大邦為讎至欲
以成敗則航海稱兵百戰之禍禍福之分不占而
知何不亟告用使轉禍為福永久無疆朝
廷毅之而不能
識者深以為慨

壬辰先生四歲正月差謝恩使即遞時敦寧公年

七先生陳疏乞歸觀後發行因重義不可願私然
豈有年八十之恩使茲命遮之○四月倭寇至三十

日隨駕西行○差募運使崩李鎰申砒敗報繼

至都下大震拜募運使軍用類以先生扈
一日扈駕至松都初七日至平壤府○六月扈

駕至寧邊府而賊大駕留平壤月餘聞臨津失守

息庵先生年譜

四

後至寧邊軍民潰散上下十四日大駕向義州

先生扈東宮向江界路○十八日宿熙川郡長

洞洞與江界連距胡地不遠初欲觀十九日扈

東宮踰平田嶺腰香山露宿○二十三日過寧邊府

劔山○二十六日到孟山縣病留孫崇○七月初

七日至陽德縣山谷阻大木露○追東宮駕行

至伊川縣忽有賊報甚迫夜冒大雨踰風壁峴向

谷山將聞敦寧公避賊入關東請往覲以還時

北阻絕轉間敦寧公自南鄉踰嶺向關東先生請

往覲行到谷山山路遇賊臨水無船適居民迎渡

免○八月到安峽縣遇賊未進○九月自安峽山

谷還扈東宮於成川府時賊彌滿關東先生不

東宮駕○從藥圃鄭先生講學時鄭先生受命

鄭先生詩云熙郡論前史凝川行○差假承旨○

後天至言窮蘊奧危道任屯遭○製進諭告民

十月拜折衝將軍忠佐衛上護軍○人書急向寧邊慮民情騷動下書慰諭之

至安州還向肅川八次龍岡山城○十二月扈

東宮駕行到寧邊○兼承文元是商謙帶月

癸巳先生五正月陪東宮迎謁大駕于定州

○四月扈大駕至安州○六月扈大駕向海

州○除全州府尹未赴俄拜戶曹參議○九月上

疏論兵食有褒備邊司議○拜僉知中樞府事進八
條疏立一曰多問謀二曰各守城六曰設伏兵七曰伐其
謀八曰嚴軍律上曰黃某上疏其於兵食之策計慮
深遠計可謂底可續一節深於一節皆切當今之務
為舉行第一冊以○隨駕自海州還京都○受
假還鄉觀親

甲午先生五十一歲二月拜龍驤衛大護軍○五月拜兵

曹參議○自南鄉承召還朝疏陳時弊備言

兵食修治之事先陳財匱之弊又陳亦信勸功之

心學經筵講學等說以及立紀綱之要末乃以帝王

古人歸沐還朝奏以四方事之義累數千言竊附

乙未先生五十二歲四月拜折衝將軍興義衛大護軍○

五月拜兵曹參知俄拜本曹參議○九月拜折衝

將軍忠武衛司直○十一月復為兵曹參議

丙申先生五十三歲正月拜成均館大司成○二月又拜

兵曹參議未幾移拜折衝將軍龍驤衛大護軍○

六月拜刑曹參議自甲午以後累有除命而以

○八月乞養除安東府使

丁酉先生五十四歲製先祖監務公墓立碣告由祭文時

戊戌先生五十五歲正月移拜兵曹參議俄陞拜承政院

暗公為榮川守豎墓碣先生製其文墓在蘇知洞○十月內遷刑曹參議

息庵先生年譜

六

都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編修官藝文館
直提學尚瑞院正上疏乞免不 允謝 恩後又

辭不 允○七月十四日丁敦寧公憂○廬居墓

側墓在墨洞母夫人墓右朝夕拜省喪祭一遵朱
側文公家禮祭物躬自監供必致精潔以終三年

○冬間紹修書院設奮義都廳貽書以諭壬辰亂
時一鄉

儒林結義募兵至丁酉再警鄉人就書院設廳時
糧升斗狼籍人馬喧闐講誦絕而學規弛先生時

居憂而以斯文所係事不可不辨與弟負暄公聯
名致書于院長及奮義都監使之移儲義糧於縣

邑倉廩勉其
修廢迎儒

庚子先生五
十七歲九月服闋○十二月赴 懿仁王后

山陵發引上京到丹陽阻雨水
未達有感詩

辛丑先生五
十八歲正月拜兵曹參議

壬寅先生五
十九歲五月拜吏曹參議○差周易校正廳

堂上事訖賞
熟馬○錄扈 聖功參原從一等

癸卯先生六
十歲四月拜成均館大司成移拜弘文館

副提學兼經 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

甲辰先生六
十一歲八月拜禮曹參議○十一月拜吏曹

參議

乙巳先生六
十二歲九月拜成均館大司成

丙午先生六
十三歲四月拜司諫院大司諫○八月因朝

講入侍進 啓講易解卦至大象赦過宥罪一句
上問曰若然則罪重者亦可宥

息庵先生年譜

七

救先生罪疑惟此指適爾誤者也書曰昔災肆
救又曰罪疑惟此指適爾誤者也書曰昔災肆
者曰慎無赦此乃慎重之意也右相許頊進曰學
人曰慎無赦此乃慎重之意也右相許頊進曰學
校風化之原而亂後願自甚上紀網之本在上
先穆朝明進自信必罰則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人畏
穆法朝明進自信必罰則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人畏
得然而為匡輔翼之本則教化自行矣上推躬行心
蕩然今成均館雖粗成規模而四學則未建間巷
士子講學無所外州郡蒙士多為兵火所蕩或
有存處而守令每以訓導無益於守令輩愛惜廩
司亦以為然守令每以訓導無益於守令輩愛惜廩
料之意也設使訓導未必盡得其人而存羊之意
豈可專廢乎方今大小邑皆尚武學至設提督而
不鍊之良家子弟平居禮讓之習不知為何事
請京中速建四學外將材頓乏只以六七人推
士有所依歸又曰學外將材頓乏只以六七人推

移擬望此輩一番圖得節度便以為是吾囊中之
物雖失於此可於彼略不忌軍卒立番邊鎮
者不以備持兵器為務惟備布木布多則無事
過番無者苦毒萬端為節度者不以兵視軍卒視
以貨布亦視以役夫到暇習射御樓櫓以為緩
甚多呼邪奔命之不暇何暇習射御樓櫓以為緩
急之用上行下效萬戶僉使亦然近來武出身千
百之多而用之先後不顧其才京華子弟則未敢
榜前已授宣傳高下無勢遐遠之人則雖韓白之
才孰能自衛若兵曹通融各榜皆致京中或禁軍
或相當職除授試其才考其文或以身言書判
多方試之適其才亦可以用之則鬼且之野人亦可為
才不借於異代許多出身中豈無可用臨政何恨
乏人且今之武士只務武業不知文字兵書陣書
不能窺見賓聽講書亦歸虛文曾中萬甲何從出
乎須令著實講讀時論難用兵奇正推衍其法
曹施行令本○十月拜都承旨○十二月特旨陞
息庵先生年譜

息庵先生年譜

八

嘉善大夫戶曹參判

丁未先生十四歲正月拜司憲府大司憲○四月拜同

知中樞府事○六月拜大司憲○尋移同知中樞

府事○閏六月拜禮曹參判○七月還拜大司憲

○八月論停黃廷或事及尹根壽營救事 啓辰

之亂黃廷或以陪倭封書事發臺 啓尹根壽

救之三司並為連 啓積年不已至是並停

因人言自劾請遞 丙午回答使之回也倭酋書難

免辱先發命之罪 啓三司共議論 啓未及上掌令崔

長與諸僚陳辭自 啓並及臺司不言之失先生以憲

劾三辭不允 ○九月因玉堂處置並兩司遞

付軍職○拜大司憲辭免不允

戊申先生十五歲正月再度呈辭得遞 既處未即南下

○二月 宣祖大王昇遐光海君即位○三月與

長男騎省郎有中同歸鄉第○四月兩司合 啓

削職 初 宣廟經年違豫丁未冬忽下傳 攝失

志之徒乘時鼓吹陰欲嫁禍士林先生立朝簡確

介然自持之決見幾之志而辨 承 召召朝簡確

告時值多難求退未獲是年正月鄭仁弘上疏傾

軋貳陷非但欲害當事之人將以網打一世朝著

驚駭人心危懼自 上摘凶魁三人而竄之夫久

既歸南嶽徒相柳永慶竟至竄戮其時名流或竄

或死先生獨以見 幾決退免於大禍

庚戌先生十七歲春答紹修山長郭上舍書 童蒙入院

息庵先生年譜 九

之議時山長郭上舍裁書稟質于先生先生答以
毋拘年限許入成就○郭上舍名晉先生鄉人也
有文章氣節隱居不仕自號丹谷居士先生○三
與之契深南歸之後日相從游交誼尤密
月負暄公以 聖節使赴 皇京作詩送酒以別
○五月跋退溪先生鄉約條 鄉約至是行於豐基
于鄉射堂其尾揭板 ○重修中山書齋 齋即敦寧公
先生南還後仍故 修昔有感誄詩
辛亥先生六歲春會族人修社依鄉飲古事 講信談
經論詩歲○重九日會族人登高 經史而後潛心
以為常 ○重九日會族人登高 經史而後潛心
名節輒賦詩道遙以自娛 ○作養蒙齋 為先生以
流命觴賦詩道遙以自娛 ○作養蒙齋 為先生以
子弟在於蒙養之端構之一 ○有素屏 銘素屏以置
齋名曰養蒙使諸孫居之

枕邊作銘以寓箴警之意○先生一切恬養著裏
省檢齋到七來常更深乃寢味爽輒興齊明端坐
未嘗倦息有晨起感興詩諸篇曰清夜分時發深
勝道心又曰夜久寢來三鼓動晨興又曰齊明端
心道在我猶難事聖域如天倘可踰又曰齊明端
坐息機心左右森嚴上帝臨夜氣若隨朝晝散被
他蟲賊便侵尋又曰滿室正如漆一臆片白生時
雞鳴嘶冷枕蝶翎空壁耿秋心明宵
思尚可行攬衾倚空壁耿秋心明宵
癸丑先生七閏時報有浮雲歎一絕 擁蔽日甚先
生聞京報有詩曰浮雲蔽時天地晦浮雲開處
白日光明元自在浮雲開蔽苦無常
甲寅先生七歲作息庵名義○玉泉精舍成 精舍在
所建墓齋風樹庵上即順興古山城遺墟也 有泉
石佳致先生使浮屠雪玉築舍杖履道遙自號玉
泉居士為
文以記

乙卯先生二歲校正敦寧公詩集誦藏序○秋訪栢巖舟遊龜鶴亭下

丙辰先生三歲四月寢疾十九日終于壽樂堂之正寢○十月奉窆于墨洞先塋良坐之原

光宗天啓三年癸亥壬午大八月十二日追復官爵以扈衛一等功臣追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

兼知經筵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

甲申肅宗大士林建書院于豐基之愚谷
戊子十一月奉安位版于書院合享謙庵柳公雲龍蒼石李公坡竹

日金公

